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圭峯集卷二十三

明 羅玘 撰

奏議

為分豁薦新事臣等自履任以來謹奉本寺年例薦新品物通年按月按品差官供薦戰戰兢兢每懼後期有乖宵旰孝思之誠憑仗天威兼資成憲水陸無虞依時而至常免愆尤實為過望本年正月內據香橙園戶葛

川關等連名狀告內開各係應天府上元縣北城等鄉  
民洪武年間編克本寺薦新香橙園戶逾年九月分例  
該供薦八月末旬本寺差官賚送自初及今歲復一歲  
不期正德四年冬月以來冰雪異常香橙樹株盡行凍  
枯連根無存恐悞供薦欲告准令夏末前往蘇松等府  
產有去處轉買本寺難便准信當差鋪排傳隆就園踏  
驗與告相同已行准令自往轉買克薦至七月初十日  
續據各告稱到前項地方轉買其香橙樹株亦皆凍絕

又欲告給批文前往江西浙江等處轉買臣等思得事  
體重大若拘常例不稍變通必致誤事遂一面具呈南  
京禮部知會一面給批著人往買至八月初六日各告  
仍復空回羣然悲號自且至暮若不能生臣等聞之亦  
皆徬徨無措即欲依其情理奏請分豁其如初告之時  
止差鋪排一人踏驗其園戶俱係應天府上元縣人民  
橙園亦係該縣地方以驗到之人當土著之衆戶且無  
刑威又非管轄事易朦朧安可為的況其告往轉買之

地既云蘇松又謂江浙本寺雖給批文設或公然在家  
至期執批告給故為情狀幸准分豁在理容亦有之且  
或前樣果品於成熟之時街坊市井猶有轉相買賣者  
則是本寺徒信下人一面之欺不顧祖宗百年之法罪  
固難容心亦何忍為此隨將前項事理一一開具移關  
應天府轉行該縣查勘務以不欺為的續准應天府關  
稱上元縣申據本縣北城鄉里長總甲供稱香橙樹株  
委的凍枯盡絕葛川關等委的六月內前往蘇松等處

及七月內執批前往江浙等處轉買空回重甘結狀等  
因備關到寺臣等看得去冬冰雪南京城內官寺民居  
園林樹木凍萎殊甚至於竹最堅勁耐寒亦皆枯絕况  
夫柑橙橘柚之柔脆宜暖者其先枯盡無從採薦宜也  
又况蘇松江浙地理聯屬氣脉不甚相遠而非閩廣炎  
方之比其冰雪大抵皆然橙株枯盡無從轉買亦宜也但  
臣等思之若係上供之物時有闕乏在陛下覆幬之仁  
固將憐而宥之而此實宗廟薦新之品又當聖孝假廟

之晨是何敢覬覦陛下有所重輕於其間哉實惟臣等  
司薦之官誠意之未孚私心之多慝致傷和氣天降之  
罰而又依常襲舊不能先事蚤知豫令葺蓋編籬塞堦  
戶多方以護之以致如斯是誰之過歟彼園丁下隸則  
至愚而無知者又何預焉如蒙乞勅禮部議處止將  
臣等明示譴罰或寬斧鉞之誅明勅吏部按臣等官職  
之崇卑事權之正貳在任之久近或原或降或削其官  
職與以歸田里則臣等不勝欣躍感戴之至緣為薦新

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差協律郎王古玄齋捧謹具  
奏聞

為宗社大計事臣少實迂愚漫不諳事壯而登仕其愚  
如初今已老矣自分與愚終焉而已矣思天下聰明才  
辯之士何可勝數而或沉寔牖下或因滯下僚或不霑  
一命者在在有之顧臣之愚乃獲竊祿先朝備員侍從  
又於陛下登極改元之初自翰林侍讀超陞南京太常  
寺少卿僅踰二年起陞本寺卿又踰年轉南京吏部右



侍郎臣又思前之任翰林者雖文華卓越十倍於臣而猶循資歷格進寸退尺有白首終身汨沒者臣獨何人六年之間驟進如此謂非陛下天地曠蕩之恩可乎臣又思感恩之極人雖至愚苟有一得之見自畏一身之死懷而不為明主吐之及至老衰病篤而畢竟以死是畏死而不免於死徒感恩而不知報其恩其果得為忠乎又果得為智乎使死而有知也寧不悔於地下乎且臣之所謂一得之見非指四方盜賊衆人目前所謂急

者也亦非隱微而潛伏也左右大臣所共知也百司庶  
尹言官所共知也閭閻小人外至荒服夷狄所共知也  
或畏死而不敢以言或以非其職而不得以言或卑且  
遠而不獲以言或懷祿保位而不肯以言甚或乘隙市  
姦以媒非常之貴富而幸人之不言為已地者焉斯亦  
可為寒心也哉何也陛下受太祖太宗列聖之付託以  
天下六年有竒於茲矣而地久天長萬壽無疆固將自  
此始也然亦必如祖宗有所付託如陛下陛下乃無負

祖宗所付託也不知陛下今之將所付託者何在耶前日賊瑾之謀逐榮王借使當時顧命大臣以死助陛下諍留榮王張綵雖狡急於助逆彼知有天潢血屬之在肘腋其敢萌是心乎是無血屬之在肘腋足以召亂明矣幸天啟聖衷卒殲滅之瑾滅之後可保決無瑾乎若綵則今班行中未必無綵也何以明之凡以公呼瑾者起此輩保能不以事瑾者事之乎綵獨惡著而先發焉耳賴列聖神靈俾瑾綵識膚慮淺其迹易見萬一有操

莽者出於其間不知何以殲之自古人主之孤立其危  
若是哉宋之司馬光婁寅亮其豈非忠於社稷其卒有  
賴其言不可用歟伏望陛下蚤堅宸斷為宗社計之以  
繫海宇臣民之望以絕奸雄睥睨之心然後螽斯衍慶  
麟趾肇祥舉先王歸藩之義正元良主鬯之規斯萬世  
之長策也亦愚臣垂死圖報萬分之一也臣言至此惟  
知宗社不恤其他故不文不文故不諱不諱故傷觸權  
姦多傷觸多故中傷啗致罪辟以至於死臣亦甘心分

內事也臣瞻望闕廷不勝激切屏營之至為此具本專  
差義男某賫捧謹具奏聞

為蚤定宗社大計以絕窺覷事臣於去年四月具本差義  
男羅某齋奏內開向者賊瑾謀逐榮王當時顧命大臣  
不能死助陛下諍留榮王致使陛下肘腋之間無一血  
屬之親足以召亂彰彰有前驗也故舉宋司馬光婁寅亮  
之故事以瀆天聽兼備責諸臣蕩無廉恥阿附賊瑾之  
狀而又發其後日乘時觀望不忠之謀冀以感動宸衷

即賜施行以慰海宇臣民之望以銷姦雄睥睨之心然  
後姦斯衍慶麟趾肇祥禮遣歸藩爰正主鬯臣雖譴死  
固其分也是後寂然不聞示諭臣料必是後宮儲祥將  
次彌月臣之私喜旦夕望之及今踰年更無影響徒聞  
大盜並興遍布天下連數十城所過如洗運河兩岸焚  
劫殆空前日縛殺方面明日射死將官近於楊村剖剝  
叅將王景夫楊村去京城幾何而眼空如此臣謂國本  
不定姦雄睥睨今何如哉前月二十三日湖廣陽邏地

面傳來流賊執殺右副都御史馬炳然臣初疑似之間以為副都御史九卿之貳也且非受命征勦之不過遇之而已而輒殺之則九卿之長遇之必殺也九卿之長敢殺之則公侯駙馬伯遇之必殺也是尚知有朝廷威令哉而朝廷左右尚為有人乎而臣亦備員九卿之貳亦在賊必殺之中誓當不與此賊俱生賊生臣死賊死臣生也亦痛夫國本之未定而睥睨之萌漸不可遏已至此也然尚斷然不信傳來之言忽於今月十三日申

刻迎接炳然之吏王廷昌回報云親斂炳然之屍面劈  
一刀而去其鼻身中兩箭而傷其肋臣即跌仆在地口  
鼻流血昏暈沉寔如同氣絕臣久不以妻子自隨止憑  
一二小童扶摩灌飲至曉略蘇目今便血如流筋骨已  
解氣息奄奄死在旦夕尚恐賊窮生計魚游釜中火燃  
水沸且喘息頃臾之命百方搜索或至擁如盆子者一  
二人馬馳騫中原誘聚不逞百姓愚頑未明逆順諸將  
狐疑益見逗遛事機一變成敗分焉自是二三大臣雖



欲竊假包荒養高之名以庇其私門桃李之黨如數十年前恐未可也而陛下尚欲與數十近習為講武之舉寧有暇哉臣敢於未死之前披瀝肝膽再申前請伏望陛下幹乾轉坤少垂睿覽立召皇親公侯駙馬伯府部院寺大臣翰林院科道多官考司馬光范鎮韓琦文彥博呂誨包拯趙抃諸臣之議棄短取長酌古準今藏鋒歛鋸隨事據理假代九廟之勤渠兼兩宮之奉侍體祖宗之意而不懸定順昭穆之意而無即真專候椒房之

芳快覩前星之耀納庶衆於不識不知之天禴茲雄於  
如雷如霆之下則臣即誅死猶生之年亦甚樂也臣不  
勝憤激屏營之至為此具本專差義男羅秀賈捧謹具  
奏勅旨

為乞恩休致以全殘喘事臣年六十六歲原籍江西建  
昌府南城縣人由進士除前任不開外南京太常寺少  
卿欽陞本寺卿正德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到任又自本  
寺卿欽陞南京吏部右侍郎正德五年十月十六日到

任通理前任扣該正德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三年考滿緣臣自少卿到任已應六年省祭之例不敢便私陳乞即咨本部起送間准本部咨為議處給由事准吏部咨內開南京大小官員應該三年者暫令在任管事候事寧之日通行查照起送赴部聽引等因到部除遵依外今照地方寧靖臣雖舊患腸風便血盜汗痰火虛弱等症不敢毫釐有所顧惜隨咨部起送前到徐州前病發作停船調理一十九日臣實切於赴闕遂輿疾陸行隨

處醫治至山東高唐州愈加寒熱併攻告醫調治三日  
恩縣又告調治一日至涿州血下如注痰涎嘔出不止  
告醫調治一日又恐遲延勉強上道至良鄉縣琉璃河  
地方痰壅昏暈因而墜地憑衆扶入寺中就炕煨蘇又  
行至地名舊店忽然一跌衆皆驚愕扶擡擁入民家百  
方營救半日人事始通方覺左肱腕骨痛如錐刺即同  
折斷遂致十分沉重半身麻痺不仁寸步莫能舉動即  
雖告縣撥醫調治料亦決無可痊之理但念臣久積戀

闕之誠不敢從省祭之例而一意考滿之行臣非不急於仕進也忘狗馬之病由數千里之程冒日漸而北之風寒臣非不急於趨事也然而咫尺國門不得一瞻天顏其命分之寒薄而不足以奉寵渥被光榮者從可知矣又將尤誰哉如更遲疑憑仗市醫曰可愈已亦曰可愈醫曰漸安已亦曰漸安千希萬覬貪生惡死交戰於胸中不知踰六之衰軀纏積歲之痼疾遂衝隆寒新加傷氣血曾復幾何而可望其持久必至一旦溘然以死

是時囊已空矣從者散矣所在縣官不過上其事曰某  
官死於此其事畢矣誰負此螻蟻微骸歸葬故土哉就  
謀身言之不得為智就為臣言之不得為忠就為子言  
之不得為孝天地間一罪人而已矣道路間一遊魂而  
已矣又安能自默自諱而不為明主吐之哉伏望陛下  
天地父母憫臣逆旅之中瀕死之苦乞勅吏部將臣放  
歸田里俾正首丘或念臣先朝侍從講官未忍即棄止  
令臣還家養病以便醫藥萬一更生復來供職效尺寸

之勞圖消埃之報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為此昏迷中  
具本專差義男羅秀親齎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圭峯集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圭峯集卷二十四

明 羅玘 撰

賦

西成賦

庶吉士時作

噫呼嘻天地之大也其惟稼穡之功乎南金提銀海貝  
蠙珠瓊英琅玕玻璃火齊炫眸眈目豈不班如玩之不  
可以潤渴把之不可以療饑况夫萬類瑣瑣以賦形百



工矻矻以支離如沙如泥如顛如疵何重何輕何補何  
裨微此稼穡者吾不知天地其何如故洪範陳而歸諸  
土性無逸作而戒乎不知乃若招搖指牝牡平太白出  
辰角明潦水欲涸白露其零時則黃雲滿野冉冉離離  
彪兮駁兮黼兮黻兮甌婁洿邪凹凸昂低既因地而錯  
落亦隨風而紛披斯亦竒觀也至其種種異狀色色殊  
科縷數毛舉不勝其多總之名曰禾雖然亦有可名者  
載諸周詩見於爾雅糜芑稗穉兮秬秠稻秫菰粱兮秠

徐審重糝於早晚配稂莠於稗蕘淄澠義惡皂白真假  
皆馮藉乎先農與古之司稼更僕興論茲固未暇且今  
觀之豐年穰穰伊誰主張實倚怙乎帝力而冥受於蒼  
蒼然而天與不取或承之殃糜庶猿狖狂鼯山獠猴狎  
之與覬覦常渴嘯而饑號口張囊而腹索齒截鋸而牙  
刀一有蹂躪遂成糜糟農乎農乎寧不懼乎於是協比  
伍告族閭手銜腰鍤整箱飭車或千其耦或萬其夫或  
徂隰以徂畛或遵道而遵途足駢駢以蹠躓聲沸沸以

喧呼較昆陽之戰而少緩視鄒魯之闕而頗麤列秉柝  
於櫛比斂穎粟於貫魚滌滌乎烈焰之焚淋澹粼粼乎  
狂飈之捲鄱湖遂乃以哀以求是任是負我車我牛連  
連截路敞堅塲以豁研各奔門而竄戶所餘僅存幾何  
亦遺積之與剩稽諒非暴殄乎天物豈無饑烏兮餓鼠  
但所惜碾磑之聲方殷而催租之吏已塞於環堵雞豚  
一空庶脫筮楚其或破甌殘罌秒存合累倒輸富屋寧  
俟陳腐異哉富屋之兼并也巨環數里且藩且牆亦有

高廩以相屬或崇露積而上襄列行行而相庾綴磊磊  
而倉箱從其手可釋天衡不倚如截肪唯知封殖而漁  
獵寧恤枝瘁而本傷夫民邦之本也毋乎上食民之天  
也生於農一人有慶天下為公貢賦染盛厥有常供固  
匪桀而匪貉一皆酌乎厥中奈何兼并之徒奪天之功  
而肆茲窮兇徒使百萬元元苦骨勞筋痠僂胼胝皴皴  
疥龜舌未飴乎肥脆腹未識乎甘葷衣飛蚤虱面涅埃  
塵雞鳴出以為或晚帶月入以為猶腫知有父子或忘

主賓子露膝而出汲婦蓬首而曳薪迄無分於老稚乃  
終歲而勤勤比有生而酌量伊孰甘而孰辛嗚呼鵲之  
巢也鳩則居螟之子也羸則負世固有此竭其力彼享  
其功者也而何獨農乎謂予不信請質天公

寬齋賦

楊方震凡方大號齋索子賦之

寬齋主人將營齋廬名匠阿刺忽鹵計之忽鹵曰粵昔  
古初巢處穴居棟腐於藪瓦璞於塗孰店孰楔孰牖孰  
樞明胡取諸離婁巧何用乎公輸吾匠用之未聞也聖

人取諸大壯而棟宇興焉烈山澤取鍛礪液滿擁腫痲  
癩膠瘤過之弗睨仆之弗收萃尊而嚙喝者必斬修竦  
而翹脩者必斬川以浮之輦以致之斧之鑿之方之斲  
之碣支泗濱之浮甃礮河濱之埴工不移時役不終日  
我我乎明堂峩峩乎衢室吾匠氏之能事也今茲主人  
爰舉是役寬乎隘乎崇乎卑乎寔奧乎敞明乎樸素乎  
靡曼乎惟意所都吾將是圖主人曰若亦知有崑崙乎  
吾將往搆其顛焉忽鹵曰吾聞崑崙之顛上負太虛沆

瀝陸離靈光歲蕤日月至其背而蔽虧星躔繞其腹而  
縈紆黃河奔如絲之脫軸五嶽峙如母之哺兒昔夸父  
逐而不利其反博望邈而竟迷其途鵬飛兮翅必折駿  
騫兮幹斯瘖雖有良材萬章健步千夫不過舉手擲揄  
撮屑胡盧而已主人之志寬則寬矣而忽鹵弗之任也  
主人又曰若亦知有渤澥乎吾將往構其中焉忽鹵曰  
吾聞渤澥之水衆瀆所瀆爰有天地是為尾閭湯旱七  
年而不涸堯水九年而無餘其湛天也萬象灼於經緯

其浮地也九州連於舳舻龍伯深宮而養怪鮫人畫出而泣珠毒霧滄滴兮暮皐腥風鬱律兮呶呼即假桴於宣尼借助於馮夷亦何勝其鏗鞳受其支吾也耶主人之志寬益寬矣雖有粟忽鹵得而食諸乎主人曰噫是非若所知也雷之伏於地也無聽耳至其震而鼓萬物披金石搜變魑簸盪六合有不勝其聲者藏也雲之腹於山也無見耳至其出而布萬狀冒泰華翳日月瀰漫八極有不勝其形者歛也是故歛必有散弛必有張或



至眇而不覲或至鉅而靡藏一吸一呼忽炎倏涼若其  
欲聞吾之齋乎維天吾瓊維地吾甃兩曜晷晷實牖吾  
室八方幢幢實監我墉彩雲漫漫雕榱畫椽明星煌煌  
燈龕炬堂四時遞傳而不觸吾之竅隙萬彙繁夥而不  
充吾之步廊吾於是闕禮門由義路啟智閫敞仁戶忠  
信兮吾之藩籬詩書兮吾之府庫不鑰不扃不干不櫓  
於何不充云胡外取乃若疾霆破柱不暇掩耳而吾以  
為豆之埒於鐙也靈鼉震掉無所措躬而吾以為蟻之

緣於盎也筆之卓也匡廬之曉嶠硯之瀦也洞庭之漭  
瀆閱冬夏於朝昏瞰方輿於指掌吾方有事於斯也若  
亦能預吾事乎忽鹵帖然自失仰而歎曰吾聞至人慕  
天席地饑殮風露渴飲涇渭吾始以為遺誑也信有之  
矧吾斧不足以發其梯絕吾徽不足以銷其痕涸吾思  
不足以究其制始知曲藝之不可角於君子也於是俛  
而慙趨而退而主人方且優哉悠哉不有於物任其去  
來雖栖遲於一几一榻實夢古帝而外形骸惟其心也

無畔無岸無涘無涯亦可竝乎結構而後謂之寬齋

調

伏以瑞合聞韶計升觀鼎溥天率土同軌殊途乃睠牧  
守舒侯閣下辭白雲司作赤子母霹靂手吾方樂聞魏  
闕心乃其屬念命倌人以夙駕差吉日以于征四邑四  
民一德一心皆曰執言在士吾徒吾道同聲同氣敢謂  
讓職於他第恐淮陽長孺難再卧於郡中忍使河內雍  
奴不借留於闕下是用效輦樂府從茲代刻口碑詞曰

江上漾金波波光渺渺紅日初昇萬方曉驛前楊柳盡  
繫金鞍腰褭驅歌唱發得雕梁逸天上麒麟人間鳳鳥  
萬口歡聲使君少此行去也留作中朝儀表甘棠在歲長  
青青杪

右調感皇恩

竊聞錦因何製琴以宓彈順江漢下而朝宗同辟公趨  
而述職所以明府鄭侯閣下以蠻觸視縣境等燕蝠為  
民爭秉燭龍之明藉仙鳧之疾俾夜作晝自盱徂燕氓

隸固比屋而興思儒紳聊陳詞而寓意詞曰風拂桂况  
直黎明雨霽旭瞳瞳穿睥睨沙頭人語彩鷁如飛誰繫  
空負攀轅留計但恐此行留作礪遺愛碑當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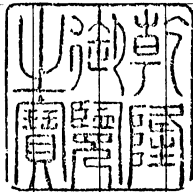
右調謁金門

秋染霜林萬里絢天張赤幟水歸寒壑千尋徹底浸琳  
宮况雨畢則梁成可星言而夙駕茲遇邑大夫高侯閣  
下秀出岷峨世基蜀益弓冶擅專門之業橋梓承趾美  
之芳懲雲途屢蹶霜蹄乃花封暫淹驥足竭來無愠出

治有方惟屬詞比事蘊諸平時故剴繁治劇乃其能事  
甌雖生塵不顧囿惟有草則安以法令為師視烝黎如  
子赤棒在其左右陽鱈不敢誰何人徒感之鏤骨銘心  
士則知其通今博古頃者書最藩司飛鳧帝里孰不願  
執鞭而向導人皆欲截鐙而攀留其如鷓首既東盪破  
碧波之月遂使葵心傾北仰穿紫閣之雲舉旄倪畢來  
瞻之矧宮牆在所督者竊效輿人之頌用配烝民之詩  
其詞曰昨夜山頭明月照四郊如晝曉來車騎如雲向

郵亭分手飄飄兩袖天風醉數明春宮柳定留金鼎調  
羹肯南天回首

右調好事近



圭峯集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圭峯集卷二十五

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 瓚

謄錄監生臣湯安泰



欽定四庫全書

圭峯集卷二十五

明羅玘撰

詩

擬古樂府

附裸體

壽姜母八十詩

歸遲遲歸遲遲手中之線憶者誰去時衣裳母得知天  
孫為織銀獬豸白晝凜凜感風吹維南半天見鏡面有

手未便擎卮東海濱秦臺畔侵星闢高門旌節來岸  
岸云是濱州太守從者魚貫餽牽極鮮肥觥筯亦璀璨  
古來七十既稀有况益十載於今日鼓坎坎舞舉舉以  
舞以酒壽如許御史持大斧曰敢違啟處太守之官守  
此土太守不舞誰代舞御史之歸奏三釜

石樓高寄李石樓

石樓高石樓高星宿磊磊手可操媿我欲上非飛猱石  
樓堅石樓堅雪霰堆戶冰凝椽媿我欲住非蛻僊不如

移身且就石樓下朝朝莫莫窺其罅或傍石樓旁仰鑽  
爾爾甘凍僵忽然飄風刮地揚沙石翳我兩目昏咫尺  
歸來兀兀坐茅屋石樓不見見我獨忍能不寄詩一幅

重慶詩為實菴凡六十壽

中堂垂垂坐天姥擊鼓坎坎舞栩栩大兒誰助邊漢卜  
式小兒誰南宮先生配韓愈望雲思舞笏仰柱以寧馨  
歸代以舞各奏爾能曰予武左中規右中矩此舞傳來  
老萊譜是時姚江波湧山馮夷凌波助擊鼓蹲蹲越山

昂舉舉越山頰姥雖云樂覺兒苦兒年六十力如虎姥  
身姥臂姥脛服用以娛姥奚彼取年年舞舞後莫數南  
宮索詩要杜甫貂乃不足狗尾補

慈竹圖詩余邦臣使便捧封制壽於慈闈因

寓意焉

邦臣者州人

竹生子子生孫竹生子孫孫轉蕃是曰慈竹為竹元歷  
歷鳳啄實磊磊貓蹲根惡草惡木天所髡霜晨雪夕禡  
冠禪此時獨亭亭憲憲風葉翻浮埃脫落淨癩痕冬寒

不為寒春溫不為溫大哉天地無怨恩此竹者地勢坤  
圖長存

學止翁齊壽詩為季本清作

諫議性憎僧萬迴僧生不為諫議憎欲以其缺試更能

朝朝紫微帝回天戒冰凝莫扇扇枕枕欲冰一身一日

高互曾萬迴一回絕傳燈諫議心騰騰翁冠媪帔千里

萬里目宵宵兮其凝曹太官羞牛車纍之載以鵬歸會

鯢齒佐尊朋何如拾椽盛瓦登母追我我脛束膝膝鞞

急不及鼯鼯諫議坐瑣闥此語吾聽曾

西安嚴太守考最歸郡

嚴侯宿擅八叉手衆首肯予獨否偶從壁隙觀白戰  
予愕不覺白在手捲旗潛避之縮舌深閉口祝鳩氏僚  
如立柳投鼠忌器多掣肘侯辰臨之不及酉事有至難  
如拉朽三原公國黃耆嚇此竒遇良豈偶諒非行苞苴  
為郡得杜母傳痛以膏起厓以炙華山不能言清渭監  
妍醜侯名不在三王後役碌碌治郡如斗一身四射集

百詬遇侯兮當反走僅備驅除擁篲帚

屠冢宰父封宮保詩

沉沉深堂公坐時  
府公擊鼓來賀之  
開門兩兩天  
丁入龍墀  
東頭縣令立  
金虬飛動玉軸開  
王言如綸墨猶濕  
青宮太保天官卿  
授公公拜公亦驚  
青天無梯白日昇  
蹙金麒麟照夜潁  
水蒼之玉懸腰  
明白頭僊翁地上行  
鏡湖心四明  
巔公有藥室有酒船  
不須日食萬萬錢  
公無身坐政事堂  
英雄之網誰持網  
此恩此典公可當

送余國信歸鉛山

滿腹書眼壁塞萬里途眼生翼眼壁塞陸沉翁眼生翼  
龍斷客陸沉夜漫漫龍斷身役役忽然棄擲聚螢囊掉  
手不揖二千石瀛洲僊客上朝元坐我樓船三百尺船  
高不知風不知波錢塘江不為江滹沱河不為河長江  
濁河乃一歌河飛鳧江驚鼉壯遊如有神勇去疑有  
魔遲日下化國飄風颺卷阿鹿鳴聲呦呦雄藩禮為羅  
我僊子至其無他



送胡惟峻奉使雲貴便道毘陵省母

朔方健兒好身手刺船水上輕於斗船頭槌鼓催船行  
船疾如飛百吏走中有持斧者頭戴獬豸冠霹靂飛電  
臨百蠻長淮盡頭江水過千里萬里截住為金山鯨浮  
金背過山頂十萬艘夫皆縮頸笑而躍過了若無人謂  
御史歸之猛吳中舳舳風吹冷還吹熱冷於歆煬生清  
涼熱向深盃觴大耄陰深柳壯可繫驄霹靂堂深任容  
節王命重於山丹髮白如雪業已官家作材傑

秦和禱雨有感為吳德純作

金華山雲如紙薄澄江赤日爍欲涸田家生怕牛餓死  
滿田焦禾任牛嚼禾盡牛肥尚可為縣吏催租出牛縛  
縛牛到市多賣錢了租背上無膈膊新傳縣官昨夜到  
坐席未煖行出郭西郊驀地陰雲生狂雷一下顛快閣  
雷聲轉大人轉驚兩耳何曾聞雨落雷收雲散天一色  
只見高田有魚躍疾忙牽牛趁夜歸覓石跟踣磨錢鏹  
君不見縣官騎馬入縣門猶向山頭望雨脚

栲栳壽詩

吾聞棟明堂者鄧林木山栲不入匠石目栲誠可棄未  
若栲栳在噉兮栲在釐侯官少府不屑住身大如丘嫌  
矮屋擺除敝屣歸去來架栲為亭不費築東邊甕牖慣  
吞月照見鞠躬進湯粥哦松那如負米甘嗤彼空吟我  
蓼蓼眼前萬物盡芻狗鑿混沌死北帝儻高騎日月遊  
六合無何有鄉暮即宿叫文襄公公在天至今國活猶  
食肉封丘廳事僅旋馬光祿之官非太祝英公門戶鄭

公笏田園鬻盡笏不鬻公孫可壽一百年公在吾為公  
作僕館甥歸去當登堂要我作詩詩在軸

送李希賢提兩浙學二首

山僧下山時僧送不出山但問下山僧此去幾時還乳  
水閑一孔白雲留半間祇恐僧還少僧還誰閉關

又

柳邊旋旋出行厨酒盡依依忍別吾散地獨君能鵲起  
外臺從此帶龍圖位尊安定先生上名任四海狂客呼

肯為東南放風采定剗天目塞西湖

送吳老歸宜興

遺金在道吾亦攫入朝爭名戰自惡胡為徒手長安歸  
骨瘦脰長如野鶴君不見饑鳩低飛啄腐鼠飽鳴人屋  
人射女又不見鶴飛入層雲赤晴冥冥窺天文腹則饑  
眼獨飽下棲舊林覺林小征西廟前是舊林鳳凰巢高  
喧百禽

題鍾馗四首

前有枕前有枕乃是石可寢巾簪一任魍魎何如少飲

又

橋有竅橋有竅驢不過緊要推尻曳耳多時到得鬼笈

又

鬼作僕鬼作僕肩頭上琴劍書簾問主人何處乘牛入

空谷

又

乘白鹿乘白鹿鬼牽韁凌兢局鞠過松林數步一片雲

山綠

翁應乾父子傳經同朝卷

上公晨朝用子隨金蟬玉帶腹則虛退食袒裼狗馬娛  
相公公退苦課子子卧絳厨朝未起千呼萬喚渾爾爾  
白屋子朱門孫一為府君一叫閤榮辱自己原無門參  
之答窰詎足論旦答伯禽殊有恩奮建躡踵孝謹聞向  
之歆賢之玄姚江翁家在眼前

隴西閻大叅山居四詠

同年允德父

寒泉濯足

孔不飲盜吳飲貪飲狂國人狂正酣沁寒漱齒齒鋒利  
公以濯足吾不諳豈遭十日爍下土軀殼焦縮皮毛燂  
因思層冰赤脚踏冰山多險不可探牛蹄澆澆可在眼  
一冷著骨毛毳毳夜眠如腊絕垢膩只此可寄僧伽龕  
滄浪漁父怨腫濕沙道肯向庸庸談

黃卷潛心

不為勞勞逐蠹魚平生即此當苗畬兒童莫笑頭顱白



恐是研山行秘書

南薰午夢

黃帝遊華胥簡子聽鈞天孔與周唯諾莊周蝶翩翩有  
無無有間抱枝蛻空蟬幸蚤脫鼎鑊無為世熬煎草堂  
風颭颭有身堪晝眠鼻中作雷鳴雖夢未夢然

幽徑尋芳

恨不如蝴蝶隔牆知有花隨風飄別院得意過東家涉  
遠終須馬撲叢常畏蛇春歸在何日莫遣浣泥沙

山水小畫為李充昭乃翁題

劍江中心落白雨  
跳珠入船兩翁語  
懸崖墮石江影動  
蛟鼉穴深魚在渚  
寒山蒼蒼色古老  
藤稍雨重樹欲倒  
水鳥驚人沉水花  
冷半漂舵師嚇翁  
翁首掉野鼓一聲  
疑有廟兩翁停語  
忽若歛水神騎龍  
恍惚出兩翁雄訶  
如霹靂神奔龍汨  
天地寂便乘風雲  
騎日月蹴翻崑崙  
洄溟渤回頭北斗  
望丹闕朱衣何人  
手中笏猛腦攬身  
獨擊鶻一翁氣方  
豪眼中之江不見  
矣寫之逼真摩詰

氏

題曾光表山水圖

我恨不如江頭人茅屋四壁旁無鄰茅穿雨漏歲一縛  
松葉為蓋沙為茵大兒五更催解纜去時冥冥天尚暗  
老妻走出呼小兒大兒小兒下幽磻小兒髻如椎年可  
十七八捩然汲水勝過獺平生見魚偏好殺穿於龍國  
恒探珠若遇鮫人敢笞撻輕風飄飄日卓午魚賣江村  
曬魚罟偃然一笈載酒歸人謂此實魚之虎橫江中心

翻白波小兒船尾發棹歌白頭老翁喜奈何我有嘉客  
新相過十年不見鬢較皤矢口論事如懸河黃庭一卷  
讀已多老妻肘翁云靡他翁呼濯釜燒槁葦我見船歸  
置樽盞豈無大魚大如豕君不見良工畫翁畫客畫山  
亦畫水意在江心兩兒子

一道清風圖為李侍御題

張都憲畫張號一拙道人也

御史于中持大斧誰有大竹大如杵破之萬箇破更酣  
須臾了盡千林許一林淡一林濃一林渺渺無西東伶

倫縮頸驚卻走云此天公遺下之籜龍日邊白鳳下啄  
實一飽颺去超鴻蒙至今百鳥絕蹤跡獨占千載惟清  
風君不見一拙道人最痴絕漏洩天機好饒舌筆濡東  
海作硯池睥睨此林如一垤一匹練絹尚嫌少收拾描  
模當時了天色黢黯相妃出雨聲如淚滴石窟掃天無  
雲地無塵六月凜冽如霜晨祝融凍僵火傘濕觀者如  
山踏水立道人笑憨憨御史色不動青驄新被銀絲鞵  
清風且作歸朝頌

壽山福海圖為太醫王銀臺作

南山穿雲下日脚射日東海日不落山明海瑩天宇空  
南極老人住東郭越人低頭拜北面汗流走路孫思邈  
唐虞國脉何須切官家調鼎我調藥南山高東海闊莫  
莫朝朝候黃闔山如礪海如帶屹屹官家舊龜蔡

翡翠圖二首

鷓惜綬鸞信影孔雀愛金尾鴛鴦重鸞領在世安有秦  
西巴獼麋殺孩子亦肯俛啄仰顧活須臾虞羅得女女

禿頂嘴銜魚婢不得飫何異海鶴遇吞蟬不如清饑學  
蟬飲露或飽土壤為蠹黽嗟哉象以齒焚千斤軀拳身  
得託為女幸

又

得魚休向蓮莖啄恐澆蓮房帶蒂腥猶勝羽毛或遺落  
著人冠上得人驚

脊令圖二首

妖鳥周公有弓矢邑中譌火畢方圖良工不管災祥事

自在茅茨畫雪姑

又

破獍食其父鴟梟食其母彪虎一母生母去彪食虎維  
烏恒反哺維鴈行不補鶻鷁鳥之微友義良獨苦雖無  
華蟲文舌不逮鸚鵡飛鳴行搖搖急難亦堪武疾風一  
枝安百鳥誰敢侮

題怪僊圖二首

蟾蜍歛光接日月枯瓠氣升影滅沒爾賴我白雙被髮



衣穿後袈脚不韞忽疑青天墮彗孛詭形怪影恣鷓突  
誰其幻之吾欲罰

又

禿帝委地卓銳筆女兄磨研笑啞啞女初上樹摘樹葉  
笑女眇身如蚨蝶葉墮青石上下坐青石傍女如弄葉  
嬉揚揚吾當曳女訴玉皇女青論女女竇殃冥搜上下  
繞女腸按一葉吟一詩免謫下界為人嗤胡為畫工聖  
得知

圭峯集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圭峯集卷二十六

明 羅玘 撰

詩

五言古

黎乾兆歸壽母蟠桃圖詩

駿韁絡卑枝  
荼壘巢上榦  
天雞立高顛  
用口作昏且  
蠕蠕羣動間  
機息肯汗渙  
開華與結實  
納甲剛百換  
纍纍

綴星曜終海枯石爛狡兒饑欲偷老王空扼腕堂前忽  
見之眼眩雜花亂遂疑渝之源脉與崑崙貫借君報主  
身白日生羽翰飛歸拜堂下修爵進無算更祈三青鳥  
母徒邈雲漢常立堂東西如立王母畔

李成章五十壽詩

黃金礦深穴竒價論都會為生若媻田取獲在宴歲年  
華去流水豈惜是日醉吾言勝揮戈敢任老景退

送何邦彥僉江西憲初識面數日告行

已成新相知忽作新別離始知離別蚤更覺相知遲程  
孔慙傾蓋不在多言辭高枝有鳴鳥如進我酒卮酒盡  
子當去依稀各天涯豫章古水國其下蟠妖螭請出匣  
中劍一一剗剗之

壽成國老夫人八十詩

南門有長鑰豈止百丈過貂垂凝春溫燾下或寢訖鵬  
飛高牙空因風想玉珂憶惜珂珮聲隨歸振簷阿解之  
拜堂前盃盡慈顏酡一去今十年慈顏竟如何豈無水

晶鱗豈無翠釜駝宮膠尚方珍亦有孫婆婆維此匕鬯  
者齒牙玉瑳瑳維此鼓舞者頭顱雪皤皤天德光日月  
帝居壯山河臣身借須臾臣心其靡他

送周草庭任雲南僉事

春草滿庭芳玩之生意長草萊被滿野不翦禾黍傷我  
願草庭子生意拍滿腔乃持翦伐具去我天一方我聞  
彼絕徼疾藜羅中央亦有螟與蛭虺蛇雜蠅蝗種種積  
醜惡而於草中藏剪與不剪歟我行課其場大哉天地

仁斂物用繁霜

漁陽邊防圖為劉雲太監題

朝辭黃金臺莫宿孤竹國  
夜深夢星月如照永巷色  
猶防傍麒麟其上煙霧黑  
覺來撫旌槩宵望宸極  
漁陽國東門啟閉慎朝夕  
室韋元納款戍卒且畊穡

柴虛猶子洵領南畿賢書東歸將北上春官  
予作二詩前道其實後以鼓其勇也

有客復有客少壯勇而鷙一攬空邦人再攬空多士吾

嘗指其腹號曰五經笥官今古中丞柴虛別名字洵也  
九鼎資年來沐鑪錘晶熒會躍出閃閃奪人皆柴虛顧  
之笑此寶良我試海神湧波濤遠致廟廊罷誰能一家  
私總用邦國瑞

又

白日麾大旗禪王來接戰長弓發健臂射中禪王面歸  
營夜張燈照見滅寇箭天明上馬去勇氣逼飛電縛其  
名王歸拜獻明光殿



保竹為余瑩舉人父題

一筍費一竹得魚不盈觔一竿費千竹度人縱如雲費  
竹有多寡終非愛竹人筐成墜落梅忍雜土與塵籩實  
薦宗廟凜然對明神用有貴賤異能免伐竹頻尚有汗  
簡編聖言載諄諄妙道固有託蠹朽傷其真憶昔得此  
種潛奪蟬谷春竟爾隱其下人曰竹隱君子乃更愛竹  
孫尤愛無倫視竹如視家誰能樂家貧桑梓恭敬止毛  
裏不屬身丘木有松楸望之忍為薪白鳳下啄實不知

在何晨雖當伶倫來要使常回輪

壽栗齋先生詩

有髮只期玄有心只期赤赤心日爭光玄髮歲屢易心  
無制髮術坐見玄變白君王好少年鑷白竟何益浮名  
有若無擲去如敝烏赤心得所託如覺重負釋氤氲五  
雲表鷲鷲翔六翮從茲散髮去放浪烟水跡下睨一世  
人紛紛牧兒奕鉏藥窮山根采芝動雲石形骸付物外  
萬古一朝夕

送石邦秀山西提學詩

驄馱勿澆膏鞍韉勿裁繡多邊太行行歷歷雲水竇上  
鈎棘芒轉下與石角鬪貴能不黔突急急施砭灸豈伊  
泥來學孔轍亦奔走亨嘉際厥初吾道照正晝冀方號  
孔邇古我讓羣后降風從葛屨比羣如賃僦鑿空牖天  
明簡在誰授受紛紛過眼事不獨城郭舊叫虞得崑巔  
箎和逼星宿

于侍御母輓詩

迢迢白雲鄉望望枯淚眼白頭亂飛蓬幾歲不忍綰翻  
思食貧初跛驢力登棧二郎好風骨人謂萬金產乘驄  
驚天衢衣繡執象板文章換冠帔聊爾成一莞無磨未  
忘心其去亦甚個哭昏臺中人欲以壘嶂鏟吾非中壘  
尉未敢賜編撰

王院判父輓詩

椿萎世已寂慈竹葉策策豈不悲椿萎苦心學醫國朝  
朝斲竹下常恐宅虺蜴慈竹歲亦萎心恙如被蟄浩蕩

天地間此身常跼蹐世人無長生賢聲寄經籍嗟嗟孝  
子心親名如拱壁吾如朽腐木豈任筆硯役放言雜詆  
諧以倡孝成癖

魯錦衣母八十瑤池宴會圖

作鳥作青鳥作官作金吾青鳥侍王母金吾衛乘輿王  
母宮瑤池乘輿駐幽都金吾宅在斯八十母與居我願  
彼青鳥飛向王母呼晨降金吾宅繡幃翠翟異香繚  
繞之與母傾百壺年年動金風歛下王母車

輓篁墩母林夫人

瀛海聚萍梗兩宗偕震業委禽非以師作合稽譜牒是  
時襄毅公淵冰渺初涉內顧門戶殷百慮不一愜夫人  
慰慙懃此屬箕帚妾公亦蓋世豪百步穿楊葉官如傳  
舍然屢有乞米帖唯知行飲水寧卹謗盈篋胡能堪多  
艱如墮水跼跼及歸入門內無費舌與頰坐令忠義肝  
奮鼓祖逖楫南轅海無波北伐匈奴讐王明錫使蕃晝  
日用三接移根傍桑梓得反大州歛夫人駕文駟令子

得新捷人方訝修反國喜增固擘奎星南斗避元氣待  
調燮温甘蔚背護日月換堯英公神久陟降配享登禘  
裕而開夜臺迎有詔封馬鬣

茅山書屋為項德懋題

滿山生白茅茅白山亦白維翁養默慣分與塵世隔拔  
茅覆山椒牽蘿緝茅壁面壁夢周孔冥心契羲畫茅疎  
壁繚多缺月瞰深夕百年翁骨寒山鬼夜敲石鼻耳真  
貫穿誅茅掘遺碣見碣如見翁護碣如護壁一碣復一

柱吾當陋晉籍

書屋作於乃  
祖養嘿翁

送項少府之長洲任詩

上令下簿領日同  
倉吳杭倉杭問租田不在吳城田  
初屬吳疆今分與吳平  
海壅太湖溢濕窪苦常盈雖耕  
十七八此外蛤蠣蛭刈獲登饌道亦如新  
被兵前者勸農事無如子  
知名子船在胥門權夫頗生獐  
船頭莫槌鼓船尾莫樹旌  
樹旌與槌鼓恐使老穉驚  
棄擲覆圩鋪於前事逢迎  
況能殖葑茭而與惡浪爭  
彼橋榭門此



岼蔚蔚檉暑蔭滂可洩前勳歛如生繫船門之涯髡檉  
用炊烹采采堤邊蔬蔓菁復蔓菁所貴官長瘦如兵立  
先聲官瘦民自肥民肥邦無傾與子相別離行行重行  
行

送劉仁仲歸省詩

頭戴義獸角憶兒前歸時孫歸好背腹振振銀鷺鷥老  
眼眇忽明呼童掃蓬茨坐堂勞辛酸乘馬百日馳重華  
正當陽子亦侍講惟羣公互經綸乃一高一夔念子能

割義勇遂內顧私蔭屋漸生竹逼牆誰種橙前年郭邑  
空鋤岷絕蹲鷓鴣巴童頗還定萬竈已烟炊夢寐見顏色  
渥丹滿頤髭縮地若有幻玉山立差池婆婆進瑤觴此  
味老更知

萱壽承恩詩為劉博之題

十一井邊嫗皴皴如槁木自云太安人吾實與鄰屋乘  
輜一時來被出自黃谷有子式穀之吾惟恣禽犢於今  
四十年龍蛇隔貊鹿氓虫虫何為汲井煮膠鬻河隄決

東口鞭背苦驅逐而今半死軀何以仰饘粥安人坐藍  
輿呵擁紛百僕如神仙中人祇聽聲轆轤老眊何所知  
云此赴輦轂有龍旋於函有翟畫在服嫗愚欲垂涎真  
若秋蚓縮寧能洞天機基本貴先築如泉穴山中萬丈  
瀉晴瀑奔沉虛無底闕寂善潛伏澎然醜為川是以有  
四瀆有德古所云貺以名壽祿

送衍聖公襲爵回詩

上公趨金墀新金昭舊服崇班首百辟翕意注萬目皇

皇函尊尊原本有水木胼胝脫魚鼈帝命誰率育宮居  
且粒食蠢蠢亦尸祝况當詔萬世如日出暘谷有揭者  
乾綱有運者坤軸我我享王祀袞袞紹遺鞠本宗尤無  
撥公侯終必復泰山小天下觀海眇一朶譬彼大白牛  
載道負爾幅國門望東魯舊甬宛如築過歸埽宮牆列  
鼎薦新餼惟餘甥館閒更欲留坦腹

送實菴先生奉命祭告江淮便省慈闈詩

碾冰驅飛車天衢中夜發修途縈春蚓疾志塞曉鶻冠

歆那及綏骼露能暇鞿如何副端拱南顧意矻矻吁嗟  
乎蒼生胡戾底天罰滌滌如炎焚糠粃不得咽拯援少  
遲遲行恐堆白骨前王實罪已剪爪且斷髮以臣代君  
行寧敢黔驛突窮鎮詢支祈汨入蛟蜃窟災祥神爾司  
舍始當救卒指麾萬虬龍一夜覆溟渤白躡豕涉波滂  
沱離畢月南國率登濟吾皇大慈筏噫然扇融風生意  
翔勃勃臣心少舒弛跂望見吳越空桑感伊昔報主身  
敢忽慈顏違三年豈獨定省闕敢言三公換僅得假道

謁朱輪閣隆闕玉節倚穹闕寶釘橫黃金繡袂撐象笏  
曾誇負弩驅意象自突兀舞眩天為高飲狂海應竭人  
生會值此喜劇口反訥穆清尚凝神牲捨果肥膺仰觀  
象緯逼詫訝失慧孛倏而秩袷禘所應在倉猝傳宣入  
登對理窟誰勃率載命彼倌人星言理來軌揚名顯父  
母炳炳孔子曰

贈鄧景華南還詩

黔商檐為舟海賈舶作室檐頭霧霧霽船底浪瀟瀟豈

無樞與猢磨牙恣搪突豈無鱷與蛟掉尾變恍惚就如  
底變髮相對兩吃吃倍徒如丘山退走甚榜掖達人固  
勤生其擇亦有術長航下江淮風伯甚呵叱朝浮清冷  
池莫宿歌舞窟神京萬寶淵羣駟紛授劓聯翩巧趨蹌  
璀璨羅百鎰魚羞進醜醜纖指鏗在瑟侵晨鞞錦鷲臧  
獲十六七賞心適飛飛舟子已候日彼迷寤斯言勇撤  
棄鏡笏

壽梅閒翁九十詩

航江儂真勇傭儂翁亦得幽燕走探厨一手提九罌逮  
歸羅囊箱幽真射光色屢翁狹眼孔連文搏胃臆約襁  
耳側聞垂髻面親識信哉彼珠玉無脛走中國連牆元  
季間呼飲到昏黑醉狂思如雲百幅有遺力把觀叫孫  
曾舞抃幾欲踏鞠躬非佯尊口不離館職喁喁私耳語  
競欲効供億銀餅螭遠腰貝犖爵生翼更端意先嘗乍  
發語又塞廉城高言言賄將不可逼逢人說項斯事覈  
無粉飾有時駁稠人奮不卹啾唧遂令山澤癯虛譽郵



到北昔當關中饑令子痛可憶木皮晝同食糞壤夜共  
息幸茲獐鼠軀簪笏尾夔稷江鄉萬里外劃劃窺壽域  
益池肉陵屯眩弄雜爨爨盤堆實三千膾炙龜九肋排  
空生肉翅甘分捐儆值角端或乘之還往未日昃終然  
涉幻宵有佞者子墨口如狂瀾翻舌似背錦織指麾夸  
娥氏侃侃侍翁側背能負南山並手拓北極日月如跳  
丸不出翁戶闕武齡三之恠彭壽益前即行看騎蟾蜍  
入月光景匿

便道焚黃詩為唐司副作

人生本虛舟，汎汎隨去住。名韁苦縈之，奔走在道路。空  
餘袒括悲滂沱，幾春露。金閨幸通籍，恩湛亦希遇。九原  
如可作，日色射銀鷺。依稀見漢墻，聲容非像塑。心濃地  
轉隔，夜永夢屢屢。墓門有芭蕉，松桂亦無數。日落玄猿  
啼，黃能掛高樹。兒身恨飛鳥，有翼可飛度。天王重柔遠，  
歸使每媪煦。館伴勞近臣，皇華載馳驚。行行古融州，好  
近星火鋪。六年今始歸，一日見墳墓。黃麻當此時，有不

論物故寂寥人散後星月鬼神聚  
咿嬰或曲跽天降此  
翁嫗誰無生子孫唯此稱獨步  
兒心尚哽咽不及生反  
哺

送檢討王敬夫歸省詩

碧鶴在絳霄赤睛闕天文長頸有修翮而能負長雲一  
聞九臯聲翩然下其羣士乘風雲會飄飄恣升聞置身  
稷與卨北面瞻華勲清高地位隔風俗燕秦分勇紆浮  
名鞅不用利斧斤函關馬西頭紫氣屯氤氲庭柯葉不

改庭草蕪不耘心行驅車急如此事孔殷須臾都門道  
前是范陽軍

送江仕通之莆田寓言

十筍無一竹百卵無一禽竹苦刀斧傷禽畏虞羅侵見  
卵思禽飛見筍思竹林何異下邑士滿有軒冕心終焉  
井中坐仰見天幾尋偏於蔀屋隙飛梭走光陰白髮日  
自摘君門似天深能無通籍者汰沙出黃金州縣昔矮  
屋今看更深沉絕勝夸昆士龍鍾抱膝吟

送張佑之監德州倉子於佑之差有一日之  
長故言其大者

郎吏頭漆黑心有大機軸司徒眼如電晨降檄一幅入  
門絕經營已飭車轆轳老父坐車上橫身任為僕幸逢  
德州程九水一日陸船頭魚潑潑船尾鷗逐逐晉人不  
知船老覺船是屋且令買魚烹更欲伴鷗宿公衙幸少  
休可報酒初熟玉浮暑池歎金泥秋籬菊我能捐千金  
誰有愛日鬻么麼爾委吏自束縮腸腹慎勿莽餐餐人

自念鞠育

河源吟送熊節之知河源縣予昔與之處太  
學知其為人故見於吟云

出宰河源縣非是黃河源維彼黃河源其名為鄂端華  
言星宿海或曰此天根君能如鄂端身高在崑崙塊視  
人間世此縣安足言請從天下縣一一向主論縣縣令  
如君行行信魚豚

挽蕭莘夫御史柯之父

癘鬼滅人門其饒甚猛獸所經迹如掃有不遺卵殼中  
間亢宗英天為置呵守羣尸臭腐間何處迥徑竇殄殢  
半死魂幸活六七味補苴見新巢鼎鼎焉說舊賓興登  
寧馨配二十八宿我我惠文冠倏覺移戴首山中地行  
仙宮錦照白晝敢辭大塊息陟降帝左右

威鳳吟送張經載四川盤糧

威鳳集阿閣所不矜爪味饑鴟得腐鼠不敢啄瓦竇有  
時脫翔去鴟咏當正晝飽能出妖聲呼起百怪闕有狐

毳九尾有蛇岐兩首一足夔躍躍四目蒙貿貿鷓如喙  
不已實恐顛載覆仰顛太古帝長使鳳居守

榮壽詩毛維之父母七十歲

青精晨雙盂並几日華在朶頤白齧齧刀切萬粒碎芹  
香齧齧餘椒桂衆臭退達生有至理嬰色養其內西南  
走逡巡結髮老東萊令子溫其玉楮案端委佩誰能驅  
飛車定省日可再浮名天宇雲此日真足愛明堂孝理  
初羣工正熙載天顏違咫尺行邁決旋磴前驅報親閣



書錦逼卮敦上方紫金丹更助飡沆瀣

送劉使君之任柳州

潞江寒欲冰柳州水如湯萬里赴百粵十年歸番禺江  
頭別時兒今作長髯即有力哮如虎挺身駕長航指言  
百粵路遠在西南鄉衡山高峩峩洞庭渺茫茫借問水  
窮處一源判離湘離合祥合鬱其流遂湯湯泝泝且泝  
鬱是為柳州疆二州十縣地榮瘁孰主張遐邇皆天氓  
周室開明堂頌聲如可作太史紀循良

新野宋知縣二異詩

二穗三穗禾二岐三岐麥去年與今年新野民所獲農  
初得之笑把玩不忍釋又牙珊瑚枝凌競戰士戟又如  
明堂舞執籥與秉翟又如鸞鳳翔參差垂衆翮索籥鼓  
元氣瀕洞渾融液薰蒸為太和混沌此副坼令尹今為  
誰宋公師相伯疾惡真如仇愛物已成癖嘉祥豈虛生  
願獻府公宅桓桓沈中丞憲憲唐大國周公嘉禾篇再  
見出孔壁吁嗟薄惡吏亦自梗天澤

送王宣溪雲南提學

登途躡危梯逢人聞鳥言正晝長蛇呼夜欲呀口吞繩  
橋足顫掉半委饑蛟餐鳴弦颺颺號前是犵狝村敲竹  
畀儂驚始覺蠻鬼尊糜糜冰石竇短蠅此戶門吾生有  
正氣衆毒理不寬况承宣化命炳耀甚赤燉汪濊湛所  
極梁沫若孫原昆明西洱海於水注一盆竊虞生蠛蠓  
汚蛙久或眈澄清藉尊宿前席輟討論結髮侍清宴鳳  
毛莽孤鶩守雌戒前阱犖犖傷弓魂痛定百念灰沉沉

思主恩如以完肌膚滷洗天河源誓如河之源日夜東  
北奔

夏景熙母受封詩

阿母非職方烏顯螽斯德職方微阿母呱呱誰卵翼長  
龜無仰飼何以生九肋彼鯨波翻翻天角一水國夜仰  
觀天文帝座御北極而能班執珪扶搖信鵬力帝恩浩  
如春所不限異域里門忽傳呼有使來自北手持雲錦  
章白日絢五色遂令七十媪縣君帶實食里兒競棄母

婦或休蠶織猶驚有鵠虎奔走欲一識吾何親見聞請  
以意逆億

送段惟勤自新城改廬陵

運斤疾成風全物不食虎見者驚鬼神斲鍊覺無苦中  
心無穿鑿匪以智數取段侯天機熟外不與物忤恂恂  
口若吃剖析有大斧乃知古循良絕不似外賈廬陵舐  
新甘新城奪舊乳微聞繼前史直筆子敢侮

送劉文煥巡按南畿

朔風翦潞水卷卷生白花舟子不易進舉槳撞水牙謂  
言此著舳如以利斧加浮木水中居寧堪穴呀呀至人  
心虛虛聲入浩無涯患端日潛伏在在紛如麻辟之舟  
中水敗沒殊不差持斧觀君竹潞舟艤平沙登舟費沉  
吟吾言諒無譁

送南城鄭尹之任

夜風擗屋角穿隙衾鐵冷君心去如飛脂牽覺僕猛過  
歸拜松楸此味未雋永安知凋瘵邑萬室坐深窵餓虎

吞羔豚饑蛟食鼃黽章甫以屨苴逢掖今裸程喜人噤  
吞聲有若物在哽跼蹐無控訴空餘列行省常虞潢池  
中竊弄在俄頃牯童與豮豕絕不以力逞君行納吾污  
此實邦邑幸

壽平江伯六十

眩人掣紫猊伶工吹玄笙駝峯下天廚瑤液芻青城寶  
鼎祥雲浮錦籠衆星明翟毬履流丸呆愚目眯錫流蘇  
綴珠簾水晶貫蒼纓人皆詫瑤池我已登玉京羣公際

休沐諸將解壘營繫馬鞍高山解帶玉充楹談玄動誇  
椿介肴皆及鏗千劫建萬劫先庚累後庚雲谷恒唵訝  
終南鎮淨嶸千秋傳國儲百年本邦兵善飯壯不如披  
甲老覺輕用持桓桓威可汗敢渝盟

賞靜軒

濼濼濯錦江穹穹昇仙橋人間有此境去去不憚遙閉  
門者誰氏冥心契承蜩有亭月團圓有竹風瀟瀟高視  
錦官城如覆鹿以蕉心齋坐忘身聞聲欲捐瓢千秋長



若斯更用靜魂招

送周主簿任南城

連山抱如環過水縈城脚軍州自古置小邑舊附郭  
烝黎戀門闕不厭土地薄神泉處可釀出境配靈藥  
門無催租吏家有斲地鑿市女面無脂野老巾不著  
囹圄寂生蓬譙門可羅雀謬當封藩圖一變百病作  
黑夜騎屋山白畫面相縛竊虞鑽泥鮎化作掉尾鱷  
觀君饒道氣秋漢橫一鶚老夫頻搔首仰面望寥廓

送謝侍郎陝西按事

爽鳩西飛飛羽刷太華巔不飲涇灞水不啄虞芮田涇  
灞濁自古虞芮爭幾年濁不以清飲爭不以啄悛古有  
至治世法在象魏縣匍匐俯入井如以手擠援木有絙  
鋸絕石有水鑽穿毛中能無疵奴亡或丐鞭方今浩恩  
波垢澆一洗滌

萱榮為張經載題

渝水赴海易渝船上灘難母心如孤船遭媮險於灘鑿

鑿石齒隙如雷嚮奔湍一息生死隔誰謂天地寬乳哺  
各鼎鼎而今生羽翰上摩九萬里母老心更安白晝北  
堂瀨闖然入玄冠樹旄塞前途白馬黃金鞍匍匐走舍  
兒隣人越墻看致詞謝隣人吾亦諫諍官三歲不見母  
初辭五雲端起舞為母壽兒不饑不寒兒腹有至寶其  
名為琅玕願言獻天子功名良不刊

蹇判府六十及生子詩

其婿繪圖寄祝之劉  
解元韻也得桂字

人虞東隅昏我豁桑榆霽紛紛亂豺虎此際競吞噬妖

稜劃陰空使射那得弄人生百年內此譬向晚歲木瀟  
行歸根瓜落僅存蒂應門有僮童從以百十隸又魚縹  
黃犬烹割日幾焚恐非一體分肯作芭桑計大過美枯  
楊剝重碩果繫將孫始將兒亦有將孫勢世人涅髭鬚  
老去用強制有鬚不使涅唯不班行綴猶能得雄州太  
守與聯第太守載酒來日出門尚閉倒裳迎太守與坐  
庭下桂醉歌南山詩戲擲兒以荔闕然發大笑日月恐  
其逝尤聞剝啄聲有使自燕薊開筒剝題封磊落富新

製圖窮更何云再拜稱觴壻

挽柴公照母

里有不娶女齊姜陳之求婦姑聞勃磈兩姑爭婦留彼  
為鴟為梟反與貞靜仇天孫織雲錦終歸物之尤俗慈  
類禽犢有子東家丘瑣郎吾徒豪鴈行拜低頭人生非  
空桑氣類父母由吾徵母之賢識子臧與否豈為哭母  
辭職居闡其幽

挽熊太守父

金陵郭外山高塚莫山麓中唐甃新易膏澤濡丘不山  
靈幻魑魍此詔出黃屋生為熊省庵死贈皇太僕平生  
拯溺心有子惟式穀曾援由基弓連發連中鵠牛刀亦  
小試拍拍驚鴈鶩更聯伯冏班宣王今考牧幽幽萬泉  
宮云是百鬼谷那無迎恩壇蹈舞効嵩祝舊裳釋藍縷  
所不玷渠鬻冥官愜新授翔去衆生族朝元遊清都何  
啻生受祿麻姑茲當來洞天三十六

壽吳淑人七十

舉眼望龕赭潮頭如雪白搔頭髮種種潮色滿巾幘蹉  
跎十二歲一脈未亡魄龍函潤生雷當暑啟舊冊猶如  
面中丞委蛇退公隙問兒今何為名在象胥籍錢塘縣  
官酣云即壽母席狂簪榴花歸更助醉面赤兒心豈不  
亟重以萬山隔

榮壽為姚治中母作

鱣魚背有帆鯉魚尾有黏比目潛有鰕比翼飛有鷄吐  
樓有妖蜃獻膽有巨蚶崑崙黑如漆束縛充家閣此皆

海邦人慣見行已厭為官得州縣有若墮井蟾縱能協  
陰光何異鑽泥鮎遂令中人資唾手母推鯁罷歸實為  
幸配竄理不嫌姚宗重華胃行義世有矜慈母揮使去  
麻衣白𦞦𦞦王畿萬人魁信以手所拈胡為倅一郡大  
刀屈為鎌笑談呼吸間了不傷鋒銛僅飲撫之水屢罄  
米與鹽帝念賢倅母推封表其庶進官列三輔告歸舌  
真甜母老念兒遠兒庶思母嚴潮陽十萬家富者垂珠  
簾海錯供母饌龍腦熏帷幃何如太安人巖巖為具瞻



觀國趨庭為楊廷儀作

映相睥下第俗嫌良可嗤郊祁乃齊名誰今笑天私寓  
言木假山自詫三峯竒兒子出頭地簿冗父不辭中允  
何可嫌天固珍一枝提刑異簿領况復荆人師寢膳卑  
暑地寧不蚤夜思主鬯式新荷乞身諉何欺冥心寄遐  
託立判損與箎插羽當秋空彈若長雲垂朝發召公城  
暮刷湘江湄老懷北斗邊猛起三命龜閱兆楚燉熄上  
堂寧馨兒

送劉屯田歸任

令峻簿尉寧撐拄鮮驚鴈巢烏啄堦除犴狴生莢亂焚  
山地穴古火食久已慣險馬恃匪經蠶絲戒前宦閑心  
付書雲靜耳聽鳴澗荒祠試宵菱怪鼓鬼作幻駝蹄鼈  
羞羹魚滿寸可汕郭門接叢薄蒸糗喜能辦三家為雄  
村一二百里間居然超逸資強以載鸞鷁世途方犇犇  
賈物紛售屨而當鼓舊勇遇虎乃徒袒丈夫貴如玉論  
定在歲晏

王資博父母齊壽

郎前出門時官苦簿尉伍崢嶸獬豸角突爾如手取離  
憂終亦樂絕勝列三釜眼明讀泥金再拜荷明主名卸  
百里侯不貴實食戶當晨坐中堂曠史夾天姥生年不  
滿百七十稀自古郎身願為鵬兩腋出毛羽飛歸其何  
如問我我首俯

德政遺跡

吾能舟淤河吾能梁老圮要使保定府周道蕩如砥前

之守者誰此語恐有矣九年夢寐中日月去奔駛尚遺  
圮與河白石浸洿水趙侯洮河來言若不啟齒鞭山下  
萬石荷鍾甚屯幟褰帷漫逶迤衆目隨顧指畚泥成高  
丘修虹截波起老翁爭出門快覩百艘臙薪夫採薪歸  
信脚下脚履昔為寂寞區今化喧鬧市吾無曾見聞得  
之傳太史

三酸圖

河豚朝菌味饒夫恒取敗瘡加土炭惡所嗜一何怪朱

門飲酒肉蘇向樵夫丐貴能通滯闕厨傳空笔芥不知  
墻頭梅厥味殊不殺世惟多賤目用配桃李派徒云古  
殷商此物充鼎鼎項筐給癡兒入口覺逢薑大師僧寶  
珠學士奚墨塊爭先信手攫二得一可能讀作耐掀脣勇  
能吞舌結嗑已嘎當時侍童誰正自聽人籟昏然宿醒  
纏醒覺百病瘥鳥吞夢方真腸洗亦可愛螭螟戒誤食  
真食有沆瀣食與不食歟事去此圖在

泛舟長河水寺之東賓仙遊李君將赴台子

欲其有所思也擬是曲以送之

泛舟長河水河水過漫漫澄心寤物理且作行路難競  
急恐不達其前有驚湍萬斛等一葉於何恃根盤飄飄  
若乘雲既濟事乃安昨逢舶商來云自東三韓何嘗駕  
飛車舶壯歲月寬颶母幾翻海高濤湧峯巒鯨吞雜鼉  
作恍歛參神奸時吾舶中人如以鐵作肝色空身世忘  
卒亦無傷殘商言我更豁我行且加餐

盛封王事挽詩

封君夜臺遊隣鬼紛累百聿始迎封君又若聚嘆息誰  
能一布衣老用著冠幘有子雖令學曾幾青雲客家家  
競落莫誰氏再豐碩幸穴俗之常而閔垂絕魄隔藩即  
仇讐反眼視蠻貊封君有寬腸春水滿四澤蜉蝣生死  
間天地一朝夕生榮死之安盍受百鬼役寄言人世間  
願踵封君跡

夏驛宰之任姚江

道上有積潦山下出蒙泉潦決泉之奔厥委皆稽天我

纓既我愛我足匪我捐雲崖監其原澣濯信所便貴泉  
亦貴潦明王之達權

守溪王先生父八十

秋水滿震澤天然出芙蓉中心無瑀琢對此真起予旭  
日上東楹照我白髮梳髮始黑如漆已不任簿書竟作  
強項令誰能藉阿鑿彼茁者蘭芽秀發幸在渠甘以窮  
齟齬而歸老樵漁於今八十年髮白雪不如昨夜縣帖  
下賓簷有新除今晨府牒來於星講帷初顧此頭上巾



重封廿年餘君恩東海波豈止震澤潄願為太平翁長  
在澤邊居

送范長史之壽國封在保寧

九旂飈晴風綴錦幃行殿從官密於雲子更目如電躡  
足附子語吾視子成黜王衣雖青青王宮百千眷一一  
當染之侵尋染將遍南池羽作盤錦屏蹴為碾良工巧  
更疾及一州九縣吾當泚筆竦急續東平傳

送蔣敬之甥歸湘

人言湘中風我未識見之撮土朝痲筍涉麻夜燃脂筍  
綿緯成筐脂光照縹絲墓蝦羞入饌拒救不堪炊屑麥  
僅蒸麩釀秫甘歡醜棄餘入隣疆販馭權不訾豈其自  
知盈恥與操羸竒漸涵入骨髓耳目常途迷自非上供  
輸白首無別離百屋如處女何能擁高貨子舅始我言  
厥初咎之誰譬彼行為山一簣請自茲顧子亦舉舉雄  
飛不能雌一楫割甥舅張弧射羣疑曲踊吾甚武拉騫  
掇胡萎豈能媚庭幃泥泥兒女姿湘土善敏樹湘茶未

如飴彼飛雲中鴈樂以無繫維脣厚掩虞齒蔽肥活夷  
饑秋風片帆白淡月照所思歸語湘中人吾言百世師

送胡大聲考績歸嚴州

桐江亦澄淵其下多魚魚善釣不釣魚所以魚有餘魚  
餘今尚釣釣魚乃真漁真漁亦無數曾不登簡書刺史  
行部時善釣今有歟我考刺史最所不貴櫛梳刺史意  
在此適會我言初

送太守之開封

濁流亘混混古有關其邪茲維天地中九州交逵衢尹  
實冠中夏奚與百郡俱四十守令下吏前合雲鋪中庭  
忽聞雷百諾應一呼門如納百川纍纍入縣輸千輛復  
百輛上供及軍需曾無遺毫毛丘山積負逋地大物姓  
姓隔身雜臞腴隄防或閼畧立地憂萑苻一倡百和之  
自立落鴈都坐令清平民入市愁於菟吾子起陽曲而  
翁烈丈夫自臺徂名卿子亦汗血駒我我白雲司明月  
懸秋壺大姦梗大獄如以手拉枯久結司寇知或徹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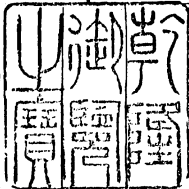
與孤舊尹新去位寧容間湏臾子才望年資流凡落甌  
夷橫金中大夫手握銅虎符西落大行山田園未應蕪  
登高望淮南心與白雲徂男兒志事業父母離憂無舊  
聞馬可釋勿謂龍易屠覆錦或陷穽知雌當辯烏吾觀  
聖賢心川澤多納污壁立萬仞強攀躋竟無途江湖多  
風波宣父有巨桴吾衰不自量子今黑頭顱

環翠亭為門生吳廷亮父南坡作

雷復吳姓

白霧下赤壁素月篩青林風露變草木魚鳥解晴陰蛟

潭湛瀟瀟鷗波去沉沉島嶼上下勢舟船來去心此亭  
對此景一鶴與一琴琴音諧韶濩鶴性甘蕭森春濃十  
里竹秋靜萬家砧象罔溟蒙合雲雷屯伏深主人葛天  
氏不信有朝簪



圭峯集卷二十六